

· 特別推薦 ·

澳門——葡萄牙語“茶文化”之發祥地

金國平

[摘要] 中國茶文化傳播到亞、歐、非及拉美等地後，在當地產生融合、適應與創新，並派生出各種不同的茶文化。澳門是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根，茶走向葡萄牙語世界的門戶。葡語世界試種茶葉所用的茶籽、茶農等，都是經過澳門到達巴西和葡萄牙的。茶“chá”這個詞完全融入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當中，葡語單詞“chá”與中文拼音“chá”一模一樣，它不但成為葡語中的常用詞，而且派生出了許多短語、俗語、諺語和俚語，其數量之多，堪比漢語，這在西方語言當中，實屬罕見。

[關鍵詞] 中國 葡萄牙語世界 澳門 茶文化 chá

酒會上推杯換盞時，當一個葡萄牙朋友端着一杯紅葡萄酒，來到你的面前，開口說道：“Ela tomou chá de parreira！”（她喝了許多葡萄藤茶）你可能會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這個“chá”，是來自我們漢語的“茶”字，可“parreira”這個詞，在葡語中是葡萄藤的意思。“chá de parreira”（葡萄藤茶）合起來，就不知道為何物了，或許是一種甚麼品種的葡萄酒吧？

中國是茶的家鄉，是茶文化的發祥地。茶已成為中國人的首飲，亦冠全球三大飲料（茶、咖啡和可可）之首，它不但推進了中華文明的進程，還極大地豐富了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物質、精神和道德生活。茶文化在中國綿延了數千年，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分支，“茶文化，就是人類在發展、生產、利用茶的過程中以茶為載體表達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各種理念、信仰、思想情感的各種文化形態的總稱”。^①此處的“茶文化”應該冠以中國二字。茶文化源於華夏、興於亞洲、播於世界。由於各國民族風情不一，文化背景各異，地理環境有別，因而形成了各自特有的飲茶習俗。中國茶文化既影響到了當地的文化，也產生融合、適應與創新，因而在亞、歐、非及拉美形成了各種派生而來的茶文化，如日本、韓國的“茶禮”等和葡萄牙語世界的茶文

作者簡介：金國平，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廣州 510632

^① 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第2頁。

化。^①這一“世界茶文化”，應該成為中國茶典與“茶文化學”的內容，更應該成為海外漢學研究的課題。

隨着商船的往來，茶在世界上不同的區域都找到消費的地理和文化環境，因而產生由商業帶來的茶文化。值得研究的不僅是茶葉外銷和種植的歷史，更應該發掘和考查茶文化在中國境外派生繁衍出的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歷史。由“茶文化”產生了“茶文化學”，是在中國高等茶學專業中首設的一門新課程。它是茶學與文化學的相互交叉、滲透並相融合的一個年輕學科。茶文化學以科學的態度和歷史的眼光，詳實地介紹了茶的起源與原產地；人類飲茶方式的發展與變遷；中國茶業對外傳播及世界茶區的分佈；茶的種植與加工發展歷史與演變；茶及茶具的品飲與鑑賞；中國與世界各地之茶俗；茶與社會、宗教、哲學、文藝、經濟、政治的關係以及茶與人類健康的關係等內容。旨在擴大高等學校廣大學生的知識視野，提高廣大讀者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和鑑賞能力，為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推動我國茶文化的發展及進行內外交流奠定基礎”。^②

“茶文化學”雖為中西交流史十分重要的內容，但現還未得到重視，現在應該強化研究。同時，有“液體黃金(ouro líquido)”之稱的茶葉給貿易帶來了豐厚的利潤。^③中國所擁有的絕對壟斷地位迫使西方各國爭先恐後地引進茶籽和技術，並進行試種，就連早期的茶農和茶葉炒制工都是來自中國的，於是世界各國掀起了一股種植茶葉的熱潮。有史料表明，葡語世界試種茶葉所用的茶籽、茶農等，都是經過澳門到達巴西和葡萄牙的。^④

中國茶葉傳往世界各國，不僅時間很早，且有陸路、海上絲綢之路及陸海交替三種途徑。最早是從陸路向與中國接壤的鄰國開始傳播，其久遠歷史可追溯至西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之時。至唐代，中原一帶飲茶已是“比屋皆飲”、“投錢可取”。來華的阿拉伯商人，除了購買絲綢、瓷器，也常捎帶茶葉。於是，飲茶之風在阿拉伯國家、中亞和西亞一帶傳播開來。其次是經海路向東和向西傳播。4世紀末5世紀初，佛教始由中國傳入高句驪，飲茶之風亦開始

① 有關論文可見呂志鵬：《澳門茶文化的歷史傳承與發展》，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編：《中國第十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暨浙江湖州（長興）首屆陸羽茶文化節論文集》，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出版，2008年，第517—522頁；麻智輝：《澳門茶文化探析》，《農業考古》（南昌）2010年第2期，第240—248頁；林更生：《澳門茶文化》，《農業考古》（南昌）2011年第5期，第368—370、375頁。

② 劉勤晉主編：《茶文化學》，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0年，第9頁。

③ Ina Gracindo, *Viagem ao Mundo do Chá: Tao Te Ch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Casa da Palavra, 2013, p. 247.

④ 較好的研究是：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十九世紀上半葉澳門與巴西的關係》，《文化雜誌》（澳門）1995年總第22期，第26—41頁；Carlos Francisco Moura, *Chineses e Chá no Brasil: no Início do Século XIX*, Macau: Instituto Internacional Macau; Rio de Janeiro: Real Gabinete Português de Leitura, 2012; 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Influências, Marcas, Ecos e Sobrevivências Chinesas na Sociedade e na Arte Brasileiras*, Campinas: Ed. da Unicamp, 1999, pp. 97—109; 茅海建：《巴西招募華工與康有為移民巴西計劃之初步考證》，《史林》（上海）2007年第5期，第1—18頁（後收入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第七章《巴西招募華工與康有為移民巴西計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341—379頁）；周世秀：《澳門在中華文明遠播拉美中的重要作用》，《拉丁美洲研究》（北京）1999年第6期，第1—4頁；張寶宇：《中國文化傳入巴西及遺存述略》，《拉丁美洲研究》（北京）2006年第5期，第55—61頁；陳太榮、劉正勤：《拉美茶香：中國茶在巴西》，《中華合作時報》2014年7月29日 第13版，http://www.zh-hz.com/dz/html/2014-07/29/content_95169.htm；陳太榮、劉正勤夫妻研究華人巴西種茶史最為着力，有新著《19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史》。

進入朝鮮半島。中國茶葉進入日本，有人認為始於漢代。延曆二十四年（805）日本高僧最澄赴中國浙江天台山國清寺學習，返日時帶回茶種。西向的海路傳播是通過南海，沿印度支那半島，穿過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波斯灣、地中海，再輸往歐洲各國。

在歐洲各民族當中，葡萄牙人最早東來，雖然在16世紀便對茶有了瞭解，但在將近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裏，他們並未做茶葉生意，也未形成普遍的飲茶習慣，倒是荷蘭人先在17世紀初將茶葉作為商品輸入了歐洲。《茶葉全書》之《荷蘭茶葉貿易史》稱：“荷蘭商人早於1601年已抵中國經商，將中國物產裝載返國。故該公司於1602年開始營業時，即以14艘商船駛往中國，而首批茶葉之輸入荷蘭者，係於1606—1607年由中國之澳門運往爪哇，而於1610年復從爪哇載往歐洲。茶葉成為歐洲人之正常商品，乃始於1637年荷蘭公司之17董事上書於巴達維亞總督之時，呈文內稱，茶葉已開始為人民所需要，吾人希望每艘船均裝有若干箱中國茶或日本茶。在此事發生31年以前，英國東印度公司早已發出第一張購茶定單。”^①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人成了茶葉最主要的經銷者和消費者。至19世紀20年代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時稱“Company, East India，公班衙 Kung-pan-ya，英吉利國貴公班衙 Ying-keih-li-kuo Kwei Kung-pan-ya”）^②從中國進口的茶葉種類如下（圖1）：

TEA, 茶 cha; 茶葉 cha-yě Bohea Tea, 武彝（作者按：夷）茶 woo-e-cha; 大茶 ta-cha. Green Teas, 綠茶 lüh-cha. Winter Teas, 押冬茶 yā-tung-cha, Congo Tea, 工（作者按：功）夫茶 kung-foo-cha. Pekoe Tea, 白毫茶 pih-haou-cha. Souchong, 小種 seaou-chung; 小焙 seaou-pei. Pouchong, 包種 paou-chung. Hyson, 熙春 he-chun; 正茶 ching-cha. Young Hyson, 兩前茶 yu-tsēen-cha, Hyson Skin, 皮茶 pe-cha. Gunpowder Tea, 珠茶 choo-cha, ‘Pearl Tea’. Twankay, 屯溪 tun-ke. Campoi, 揀培 kēen-pei. Singlo, 松羅 sung-lo. Tea-inspector, 茶師 Cha-sze. Tea-merchant, 茶客 cha-kih.^③

① [美]威廉·烏克斯（William H. Ukers）：《茶葉全書》，吳覺農主編、中國茶葉研究社翻譯，上海：開明書店，1949年，第60頁。

②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通商字彙》），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 18. 此著作包含限於廣東和澳門以及兩地間貿易的中文詞語及短語；兼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政府全部官員、行商等等的頭銜及稱呼，並欲成為以兩種母語通信和交談之禱助。

③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通商字彙》），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 69.

圖1 東印度公司進口的茶葉

TEA, 茶 cha; 茶葉 cha-yé Bohea Tea, 武夷茶
 woo-e-cha; 大茶 ta-cha. Green Teas, 綠茶
 lüh-cha. Winter Teas, 押冬茶 yä-tung-cha
 Congo Tea, 工夫茶 kung-foo-cha. Pekoe Tea
 白毫茶 pih-haou-cha. Sonchong, 小種
 seaou-chung; 小焙 seaou-pei. Pouchong, 包種
 paou-chung. Hyson, 熙春 he-chun; 正茶 ching-
 cha. Young Hyson, 雨前茶 yu-tsäen-cha. Hy-
 son Skin, 皮茶 pe-cha. Gunpowder Tea, 珠茶
 choo-cha, 'Pearl Tea'. Twankay, 屯溪 tun-ke.
 Campoi, 掠焙 këen-pei. Singlo, 松羅 sung-lo.
 Tea-inspector, 茶師 Cha-sze. Tea-merchant, 茶
 客 cha-kih.

中國茶文化在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中產生了豐富的衍生現象。瞭解這種“茶文化”，要先瞭解歐洲對茶葉的涉及和認識。歐洲人最初關於茶葉的知識來自波斯人，現存最早記述茶葉的書籍可追溯到1559年由拉莫西奧（Giam Battista Ramusio）以意大利文出版的《航海旅行記》（*Delle Navigatiani et Viaggi*）。當中引用了一位名叫哈只·穆罕默德哈（Hajji Mahonmed）的波斯商人對中國出產的一種叫“茶”的植物及其用途的介紹（圖2）：

哈吉見我較他人對其所言尤感興趣，於是又告訴我，契丹全國都在用一種植物，或者更確切說，這種植物的葉子，其人稱之為“契丹茶”（Chiai Catai），產於契丹國的Cacianfu。全國之人都在用這種東西，並十分珍貴它。擷取這種葉草，或乾或鮮，以水煮之。以空腹飲用一二杯，則熱病、頭痛、胃痛、腰痛或骨節痛諸症皆去。熱飲最好。^①

圖2 拉莫西奧《航海旅行記》涉及茶的一頁

... pietra con acqua rofa, vngnano gl'occhi, senteno vn mirabile giouamento, ne crede che di qlla radice ne sia portata in qlte parti, ne meno disse di saperla descruere: & di piu, vededo il piacer grade, ch'io sopra gl'altri pigliauo di qlti ragionameti, mi disse che per tutto il paese del Cataio, si adopera ancho vn'altra herba, cioe le foglie, la quale da que' popoli si chiama Chiai Catai: & nasce nella terra del Cataio, ch'è detta Cacianfu: la quale è comune & apprezzata per tutti que' paesi, fanno detta herba cosi secca come fresca bollire aifai nell'acqua, & pigliando di qlla decotsiõe vno o duoi bichieri a digiuno leua la febre, il dolor di testa, di stomaco, delle coste, & delle giütire, pigliadola pero tanto calda quato si possi soffrire, & di piu disse esser buona ad infinite altre malattie delle quali egli p a l' hora nõ si ricordaua: ma fra l'altre, alle gorte. Et che se alcuno per forte si sente lo stomaco graue p troppo cibo, pfa vn poco di qsta decottione in breue tẽpo hara digerito. & per ciò è tato cara & apprezzata, che ogni uno che va in viaggio ne vuol portar se feco, & costoro voluntieri darebbono per quello ch'egli diceua sempre vn sacco di rheubarbaro per vn'oncia di Chiai Catai: Et che quelli popoli Cataini dicono che se nelle nostre parti & nel paese della Persia & Franchia la si conoscesse, i mercanti senza dubio non vorrebbono piu comperare Rauend Cini, che cosi chiamano loro il Rheubarbaro. Quitti fatto vn poco di pausa, & fattoli domandare s'egli mi voleua dire altro del Rheubarbaro, & rispoltomi non

① [英]裕爾（H. Yule）撰、[法]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頁。

關於“Chiai Catai”，《茶葉全書》的譯者將其譯為“中國茶”。“Catai”是契丹的對音，尤指中國北方，泛指中國，與蠻子（中國南方）相對。“Cacianfù”這個地名，《茶葉全書》的譯者將其譯為“四川嘉州府”，關於這個詞的考證繁多，但我們以為，“西安”說最能成立。英國學者裕爾（H. Yule）認為：“Cacianfu可能即Kanjanfu，指西安府……不管西安是否出產茶葉，茶葉一定是從這裏運往邊陲。”^①張星烺譯為“克強府”（Cacianfu），^②並注曰：“克強府即京兆府之轉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③鑑於當時茶葉運輸的陸地絲路以西安為起點，於是將它作為了產地。《茶葉全書》的譯者未考慮及此，徑直將“Cacianfù”譯作“嘉州府”，而且還贅加了四川二字。

歐洲人的資料來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佚名的阿拉伯伊斯蘭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851）中提到中國有茶：“皇帝持有對礦物、鹽，以及一種用熱水沖泡喝的植物（茶，le thé）^④的專賣權。這種植物在所有城鎮中有售，價格昂貴；它被稱為茶（sakh）。”^⑤

至於“Chiai Catai”，其波斯文形式為“Chia-i-Catai”，^⑥似乎應該譯為“契丹檟”。中國用茶歷史悠久深遠，從被發現和利用以來，茶自唐代以前尚無一統一的名稱，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有着不下十餘種的稱謂。在古代稱茶，又名檟、葑、茗、荈等。茶是唐代以前，稱呼茶時用得最多的一個字。該字最早見於《詩經》，《詩·邶風·谷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檟（jiǎ）是茶樹的古稱，“檟：《爾雅·釋木》：‘檟，苦茶。’歷史學家大多認為，這是對茶的可靠記載”。^⑦故“檟”用來稱茶的時代較早，而且較為人所知。陸羽在《茶經》中，將其排在第二位：“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葑，四曰茗，五曰荈。”

外國學者對此也有涉及。比魯尼（Al-Biruni）筆下的“ġa”應該是“檟”的對音：

從西元783年開始收茶稅，但只是到了西元830年才設立買賣茶葉的專署，成為國庫收入的主要來源，本書所用的材料應該是來源於西元830年和850年之間這一段時間（見巴拉茲：《唐代經濟史論文集》，第二卷，第62—65頁以及注釋392）。《印度志》（第389頁）也談到茶葉專賣這一情況。中國人現在說的茶，在唐代的發音ġa有些方言的發音可能是sa，但這個字的結尾從來沒有過輔音，因此，手稿轉寫成sāh就無法解釋了（見勞費書第563頁注1）。無疑，是由訛讀所引起的錯誤。因為比魯尼在《印

① [英]裕爾（H. Yule）撰、[法]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注釋11。

② 張星烺編注：《中國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朱傑勤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61頁。

③ 張星烺編注：《中國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朱傑勤校訂，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63頁。

④ 此注為原書編者後加。

⑤ al-Ḥasan al-Sīrāfī, Sulaymān, Joseph Toussaint Reinaud, Louis Mathieu Langlès, *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à La Chine Dans le IX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Texte Arabe Imprimé en 1811 par les Soins de Feu Langlès, pub. avec de Corrections et Additions et Accompagné d'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t D'éclaircissements par M. Reinaud*, Tome I, Paris: L'Imprimerie Royale, 1845, p. 40. 穆根來、汶江、黃偉漢譯：《中國印度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7頁。

⑥ [英]裕爾（H. Yule）撰、[法]考迪埃（Henri Cordier）修訂：《東域紀程錄叢：古代中國聞見錄》，張緒山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注釋10。

⑦ 姚國坤、王存禮編著：《圖說中國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頁。具體內容可見薛德炳：《茶的原始語音與茶在國內的傳播》，《茶博覽》（杭州）2015年第12期，第50—53頁。

度志》(第13卷,第388頁)上準確地寫為ğa(同前引文,第22頁,注④),至少在拼法上teck和sāğ之間的混淆不能排除。關於茶葉,在《英印俗語辭彙》(tea一詞)上解釋得很清楚。①

據此,黃時鑑先生論述說:

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伊斯蘭文獻中,比魯尼(AI-Biruni)撰著的《印度志》(約1030)記有茶(ğa)。上面已經提到,從8世紀起藏語稱茶為ja,這裏,從語音關係而言,似可構擬藏語ja>阿拉伯語ğa的假設。又,次大陸西北的烏爾都語約在10世紀時已有茶字(cha),而語言學家認為它是從波斯語借入的。②

而且他還進一步論證說:

從14世紀起至17世紀前期,經由陸路,中國茶在中亞、波斯、印度西北部和阿拉伯地區得到不同程度的傳播。而正是經過波斯人,茶的資訊首次傳到西歐。③

關於“chá”詞源係由葡萄牙人從“官話”傳入歐洲的論述很多,較具代表性的有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其第四章《從借字看文化的接觸》:

歐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他們在16世紀的末葉到中國來買茶,那時他們採用普通話的讀音chaa。④後來遠東的茶葉都操在荷蘭人的手裏。這些荷蘭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廈門人先把茶葉由中國運到爪哇的萬丹(Bantan),然後再用荷蘭船載往歐洲各國。廈門口語管茶叫做[téh],荷蘭人也跟着讀téh。因此歐洲人凡是喝荷蘭茶的像法、德、丹麥等國的人都採用廈門音(例如法語thé,德語Tee或Thee,較早的歐洲音tā),而喝大陸茶的俄、波、意諸國都保持官音(例如,意語cia,俄語чай[tʃa:i],葡萄牙語o chá)。⑤英國最早也採用官音(例如Thomas Blount在1674年的作品裏就拼作cha),後來因為大量的購買荷蘭茶的關係才把cha廢掉而改用tea。Tea在英文裏最初的出現,是1615年東印度公司一個職員威克涵(Wickham)的信裏;1600年9月28日裴匹斯(Samuel Pepys)的日記裏又拼作tee。⑥

還有一些中外學者提出“chá”一詞源於粵語的觀點。⑦

值得注意的是陳輝先生提出的一種新看法:

綜合以上理據,筆者推測:歐文中的cha既非漢語北方方言的音譯,也不是廣東話的音寫,它可能是日語和葡語等歐洲語言接觸後所產生的一個源於日語的借詞。由於日語中有很多漢字音讀非常接近漢語發音,所以,人們很容易誤認為此類歐文中的借詞其

① 姚國坤、王存禮編著:《圖說中國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6頁,注釋2。本引文中的注釋一律依原文。

② 黃時鑑:《黃時鑑文集II:遠跡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於蒙元時代)》,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29—230頁。

③ 黃時鑑:《黃時鑑文集II:遠跡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迄於蒙元時代)》,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第233頁。

④ 在葡萄牙語中,兩個母音重疊表示重音,因此chaa等於chá。

⑤ 在葡萄牙語中,“o”是陽性定冠詞。

⑥ 陶孟和、羅常培:《陶孟和社會與教育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2頁。

⑦ Benjamim Videira Pires, *Os Extremos Conciliam-se: Transculturização em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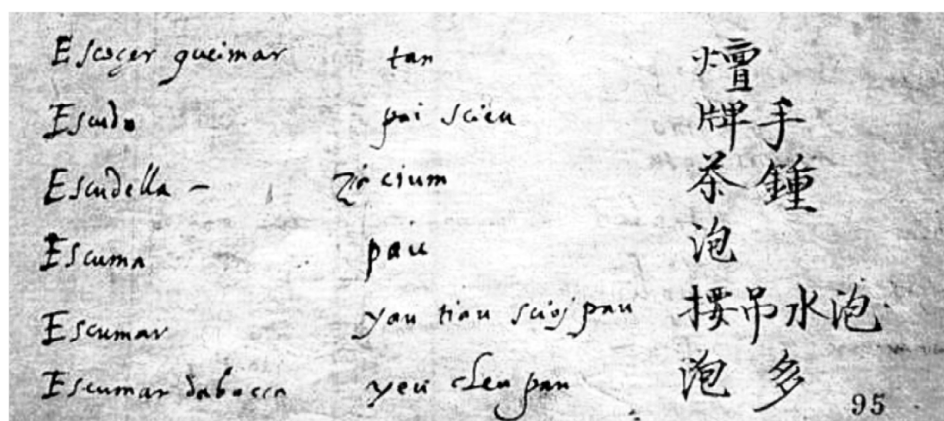
直接詞源是漢語。^①

我們贊同這一觀點。從葡語文獻來看，可以肯定，葡語“chá”是對日語的轉寫，即“chá”的直接詞源是日語。它是日語和葡語接觸後產生的一個借詞，然後進入歐洲其他語言。

葡萄牙人很早便對日本人飲茶習慣有所介紹，^②東南亞和日本經商的葡萄牙商人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z）在其1547年寫於麻六甲的《日本諸事報告》中便有所涉及，另一位在日的耶穌會傳教士佩德羅·德·阿爾卡索瓦（Pedro de Alcaçova）1554年從果阿寫給葡萄牙耶穌會的信中也有介紹，^③但均未明確地出現茶字。直到1565年10月25日葡萄牙耶穌會會士路易斯·達·阿爾梅達（Luís Dalmeida）發自日本的一函件中才出現了“chá”的拼法，^④但所講的卻是日本的事情。

在可能成於1584—1588年間的《葡漢辭典》手稿中，並沒有“茶”的專門詞條，但有“茶”字及其漢語注音出現（出現了“茶鍾”一詞兩次）。“茶”字的注音為“za”。“茶鍾”的葡語對應詞分別是“copa”和“escudella”（圖3）。^⑤

圖3 《葡漢辭典》手稿的“茶鍾”一詞



在現代葡語中，“copa”和“escudella”分別為“高腳杯、酒杯”和“木碗”。“茶鍾”的“鍾”是個白字，應為“茶盅”，其意為喝茶用的沒有把兒的杯子。

但其後的單詞表中則出現了“cha 茶”和“chauana 盃盞”字。^⑥“盃”同杯，盞”，“盞”意為小杯子，如“茶盞”（圖4）。

① 陳輝：《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5頁。

② Juan Rodriiques Tsuzu, J. L. Álvarez-Taladriz, *Arte del Cha*,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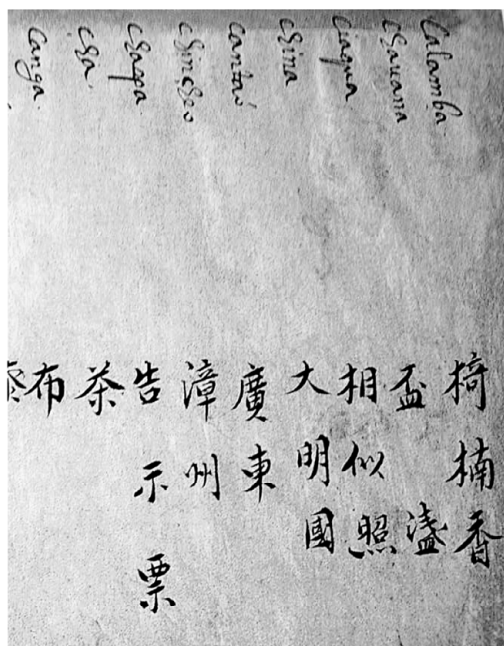
③ 陳輝：《論早期東亞與歐洲的語言接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80—181頁。

④ Oliveira Lima,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Jesus Escreuerão dos Reynos de Iapão & China aos da Mesma Companhia da India & Europa, des do Anno de 1549. Até o de 1580: Primeiro Tomo. Nellas se Conta o Principio, Socesso, & Bondade da Christandade Daquellas Partes, & Varios Costumes, & Falsos Ritos da Gentilidade*, Em Euora: Por Manoel de Lyra, Anno de M.D. XCVIII, 1598, Vol. II, fl. 163.

⑤ Michele Ruggieri, Matteo Ricci, John W. Witek,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葡漢辭典》),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p. 61, 95.

⑥ Michele Ruggieri, Matteo Ricci, John W. Witek,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葡漢辭典》),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 161.

圖 4 《葡漢辭典》手稿的“茶”和“盃蓋”二詞



根據現有材料，首次向歐洲介紹中國飲茶風俗的人是葡萄牙多明我會會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Fr. Gaspar da Cruz）。^①他於1556年訪問廣州，並在中國沿海一帶遊覽數月。回國後，他根據其所見所聞撰成《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êso as Cousas de China, cõ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etc.*），當中寫道（圖5）：

如果有人或有數人造訪任何一個體面人家，習慣向客人獻上一種他們稱之為茶（cha）的熱水。它裝在瓷杯裏，放在一個精緻的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水微呈紅色（vermelha），^②藥味很重。他們經常飲用，係用一種略帶苦味的草熬制而成。他們通常用它來招待所有不管熟悉與否的貴客。他們也多次請我飲用它。^③

①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Fr. Gaspar da Cruz）修士為葡萄牙埃武臘人，出生年代未詳。他是多明我會修士，曾在該會阿澤堂（Azeitão）修道院研修。他於1548年赴東方，在印度沿海傳佈福音六年。1554年來到麻六甲，1555年9月轉赴柬埔寨。1556年年底，他離東來到廣東的浪白滯並於同年訪問了廣州一個月左右，成為第一位涉足中國內地的傳教士。1557年年初，返回麻六甲並在此逗留至9月。1557年年底至1559年年底可能在南洋瞭解情況。1560年夏初，在果阿乘船前往葡萄牙。途中在忽魯謨斯逗留了三年。1563年，他離開此地，1565年上半年回到葡萄牙，1570年2月5日因患黑死病逝世於錫圖巴爾（Setúbal）。兩周後，即1570年2月20日，其《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完印。其書封面刻印的時間是1569年，但書尾所署的具體日期為1570年2月20日。也就是說，1569年開印，1570年完成。一般認為，這是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情況的專著。此書包括了作者在中國沿海暫短停留期間所搜集到的有關中國各方面的信息。同時，大量直接引用了佩來拉（Galiote Pereira）《中國報導》中的很多資料。

② 應該是功夫茶，工夫紅茶。這也是後來傳統的貿易種類。

③ 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êso as Cousas de China, cõ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etc.*, Euora: Andre de Burgos, 1569, Cap. 13, Sem Paginação.

圖5 《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中有關茶的部分

Traetado

dem nesta vida se resolve em comer: as cozeitas particulares átre bomês q tẽ algũ puzos: que ba dias q se nam vïram, sam arcados os braços, trauados os ôdos das mãos bñenos outros, se abaigã: eitam cõ grãdes palauras ô cozeita, cada bñ trabalhãdo de ver ba mão so outro pera q primeiro se alcuãre: quanto mais bñia qos sam, mais se detẽ neitas cozeitas. Ha gente bonra da: nobre vsã tãbẽ aa mesa de muitas cozeitas, tãdo bñ de beber ao outro, e cada bñ trabalha ô dar ba mão ao outro no beber, poi qãa mesa nam ba outro seruçõse nam bo do beber. Se cbega nouamẽte algũ hospede aa casa dalgũ seu amigo, ou parente, se bebõno da poufada nam eita vestido de feita, entrãdo bo ospede nenbñã mençam nem cõta faz: delle, ate mandar trazervestidos festiços e calçado: depois de vestido e calçado var se ao hospede: recebo cõ grãdes gafalhados e cozeitas poi q tẽ q nam conuem q nouo hospede: de obrigaçam se receba com vestidos e trajos comũs, se nam q vestido de feita bo gafalbẽ, poi q nito lbe mostra que sua entrada em sua casa he dia de feita pera elle. Qualqr pessoa ou pessoas que cbegam a qualquer casa de bomẽ limpo e em poi costume oferecerẽ lbe em bñã bandeja galante bñã porcelana ou tantas quãtas sam as pessoas, cõ bñã agoa moina a que chamaõ cha, q be tamãlã vez vermelha: muy medicinal, que elles costumã a beber, feita de bñã cozimẽto de eruas q amar ga tamãlã: cõ ãito aga

這段描寫彌足珍貴，他在廣州品嚐了紅茶，是為歐洲人在中國的親眼見聞和親身體驗。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早期經銷的都是紅茶，因此紅茶風靡整個西方，時至今日，它仍是西方最常飲用的茶的品種，他們還發明了“ice tea”，這實際上就是冰紅茶。

至於“茶”語音向外傳播的過程，大致上來說，可分為兩個體系：一是北方方言語音“chá”，二是福建閩南語音的“tè”，而實際上，它們都是茶的不同朝代的發音。“茶產自中國的江南。唐代的發音為tia（チャ），但到宋代變為tjia，所以禪宗的僧人改讀為サ。‘吃茶’讀為‘キッサ’就是這種讀音的殘餘”。^①這兩種語音，在對外傳播的時間上有先有後。一般來說，“chá”音主要傳播至中國四鄰的國家語言，如日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希臘語、俄語、歐洲最早東來的葡萄牙語，以及拉丁語，而“tè”音則通過旅居或在菲律賓經商的閩南人傳播開去，它先進入西班牙語，然後再傳入荷蘭語、英語、法語和德語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的英語中，使用過“cha”和“chaw”的形式。^②葡萄牙學者普遍認為，葡萄牙語的“chá”來自粵語，因為“葡萄牙人可能是在廣東一帶認識了茶，並在葡語中使用了當地的叫法”。^③

“chá”這個詞完全融入了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葡語單詞“chá”與中文拼音“chá”是一模一樣的，其基本含義是：

1. 茶樹。
2. 特指“茶葉”。
3. 指用茶葉沏成的飲料。
4. 泛指某些飲料。

① 商群編：《日語學習》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81頁。

② Sebastião Rodolph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19, p. 247.

③ Jose E. Mendes Ferrao：《植物的旅程與葡國航海大發現》，張永春、曹晉鋒譯，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74頁。

5. 指草藥湯，即藥茶。”

“chá”不但成爲葡語中的一個常用詞，而且派生出了許多短語、俗語、諺語和俚語，其數量之多，堪比漢語，這在西方語言當中，實屬罕見，以下作一些介紹：^①

1. “almoço de chá”——茶午飯。指不用刀叉的午餐，一般只喝清茶，配以抹黃油的麵包或麵包乾。

2. “bolo de chá”——茶點（指配茶的點心）。

3. “café do primeiro, chá do último”——頭沖咖啡，末泡茶。頭沖咖啡的味道最香濃，末泡茶的意思是頭泡茶時，茶葉尚未完泡開，氣味並非最佳，末泡茶最芬芳。漢語也有個諺語稱：“茶吃後來釀。”

4. “casa de chá”——茶館、茶室。

5. “cavaqueira à hora do chá”——茶餘閒聊。相當於這個歇後語：“【茶館裏聊天，想到哪兒說到哪兒】，在茶館裏閒聊是毫無忌憚的，愛說甚麼就說甚麼，比如說話漫無邊際，無所顧慮。”^②

6. “chá”——（毒品）大麻。

7. “chá argentino”——阿根廷茶，指馬黛茶。

8. “chá com limão”——檸檬紅茶，以檸檬片加紅茶泡制。

9. “chá da Bruxas”——女巫茶（以數種水果及皮調製而成）。

10. “chá da espanha”——西班牙茶，指黃花鬼針草。

11. “chá da índia”——東印度茶，因從東印度引入而得名，即綠茶。這裏的東印度是指好望角至日本的廣大地區，包括中國在內。

12. “chá da meia noite”——半夜茶，指在夜深人靜時，殺死病人，即安樂死。

13. “chá dançante”——茶舞會。

14. “chá da Marquesa”——（軍校俚語）侯爵夫人茶，轉義“被留校”。

15. “chá das cinco”——五點茶，其同義詞爲“lanche”（下午茶）。歐美人喝茶，多數在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進行。他們特別注重午後飲茶，其源始於18世紀中期，因英國人重視早餐，輕視中餐，直到晚上8時以後才進晚餐。由於早、晚兩餐之間時間長，使人有疲憊饑餓之感，因此下午5時左右，請大家品茗用點，以提神充饑。在英國，飲茶的習慣業已存在，葡萄牙凱瑟琳公主（Catarina de Bragança，1638—1705）嫁與英王查爾斯二世後，將飲茶風尚帶入皇室，由於她的宣導和推動，使飲茶之風在宮廷盛行，並“制度化”爲現在的“五時茶”，繼而又擴展到王公貴族、貴豪世家乃至普通百姓。^③也稱“chá da tarde”（下午茶）。

16. “chá das missões”——傳教團茶，指馬黛茶。

17. “chá de alecrim”——迷迭香茶，轉義爲毆打。

18. “chá de bar”——新娘酒吧茶會，意同“chá de cozinha”。酒吧興起後，從家中的廚房搬到了酒吧舉行。

① 下述成語、諺語、俚語和行話等均摘自於最常用的葡葡和巴葡字典，出處不一一標明。還有數量繁多的以“chá”字開頭的各種植物的葡萄牙及拉丁美洲名稱，則選擇地收入其中較著名和常見者。

② 馬清文、馬擊壤編著：《俏皮話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27頁。

③ 馬清文、馬擊壤編著：《俏皮話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第27頁。

19. “chá de bebé” —— 嬰兒茶，相當於中國的滿月酒。
20. “chá de berço” —— 搖籃茶，藉機請賓客來品茶，收受禮物或禮金。
21. “chá de besta” —— 牲畜的茶，指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
22. “chá de bico” —— 尖嘴茶。這個尖嘴就是灌腸器的尖形灌嘴，轉義為灌腸、洗腸；踢屁股一腳。
23. “chá de burro” —— 驢茶，轉義為牛奶玉米汁。
24. “chá de cana” —— 甘蔗茶，轉義為甘蔗燒酒。
25. “chá de casca de vaca” —— 牛皮茶，轉義為用皮鞭抽打。
26. “chá de cipó” —— 牛皮茶，轉義為毆打。
27. “chá de convívio” —— 交際茶會。
28. “chá de cozinha” —— 新娘廚房茶會，英語作 “bridal shower”（可譯為：新娘洗禮派對、新娘聚會、新娘花灑會、新娘送禮會等）。西方國家的新娘通常會在婚前，將自己的女性親朋好友聚在一起舉辦一個小型聚會，閨蜜同歡。傳統的意義是送禮物給即將出嫁的新娘，代表告別單身的祝福。
29. “chá de divórcio” —— 離婚茶。離婚前，夫妻一聚，以示“慶祝”。
30. “chá de espera” —— 等候茶，轉義為等候。
31. “chá de fralda” —— 繡襪茶會，轉義為嬰兒出生前的一個聚會，以得到別人送的尿布之類的嬰兒用品。
32. “chá de garfo” —— 叉子茶，轉義為在飲茶後上的小夜宵；玩笑、捉弄。
33. “chá de homem” —— 男人茶，指男人的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
34. “chá de limão” —— 檸檬茶。無茶，單以檸檬皮泡制。
35. “chá de macaco de caminhão” —— 千斤頂茶，轉義為用舊銅爛鐵泡製的壯陽茶劑。
36. “chá de marrocos” —— 摩洛哥茶，指黃花鬼針草。
37. “chá de noivado” —— 訂婚茶。猶如中國舊時的“過茶”和“三書六禮”的習俗。娶妻多用茶為聘禮，所以女子受聘稱為受茶。六禮，即婚姻據以成立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種儀式。
38. “chá de panela” —— 餐具茶會，原意“鍋茶”，轉義為結婚前的一個聚會，以得到別人送的鍋碗瓢盆之類的餐具。
39. “chá de parreira” —— 葡萄藤茶。實際上，這不是一種茶葉，而是葡萄牙人對酒的一種民間戲稱。有趣的是，一個具有釀酒與飲酒傳統的民族竟然將一個漢語辭彙和他們常用的一個詞語構成了一個新的短語，戲謔地來表達他們的國粹，中國茶文化對葡萄牙語和葡萄牙文化的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還有一個短語：“O meu chá é de parreira”（我喝的是葡萄藤茶），轉義為我喝的是酒。“Tomar chá de parreira”，喝酒、喝醉。
40. “chá de pau barbado” —— 毛棍茶，指男人的生殖器，因為從哪裏流出如茶的尿液。
41. “chá de toletino” —— 托倫蒂諾（Nicalao Toletino da Almeida，1740 – 1811，葡萄牙諷刺詩人）茶，轉義為老生常談。
42. “chá di hortelám de sopa”？（澳門土生葡語）^①湯用薄荷茶，主治風濕、腸絞痛及蛔蟲。

① 所謂的“澳門土生葡語”，更正確的叫法應該是有文獻支持的澳門“澳語”或“番語”。

43. “chá di pêlo-pê” ——（澳門土生葡語）毛腳茶，壓驚用。
44. “chá di peso” ——（澳門土生葡語）重茶，主治腸絞痛和胃痛。
45. “chá do Brasil” ——巴西茶，指馬黛茶。
46. “chá do Paraguai” ——巴拉圭茶，指馬黛茶。

47. “chá gordo” ——（澳門土生葡語）肥茶，一種土生族群的傳統食品。由於之前人們不太瞭解它的含義，故翻譯成了“肥茶”。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死譯，有欠準確。為何澳門土生葡人聚會時必備“肥茶”呢？實際上，它可能是從漢語的“大茶飯”翻譯過來的。“肥”是豐盛的意思，“大”也有這個意思。關於“大茶飯”，港澳使用較多，也有人認為是粵語方言，它在過去是指豐盛的意思，後來引申為“大買賣或者做大事”。“在一些詞典中也認為“[大茶飯] dà chá fàn 澳門方言詞。團夥犯罪的大宗搶劫等大型案件：……”，^①或“行險僥倖、冒死求財——食大茶飯[港]”。^②而實際上，它既非澳門方言詞，亦非香港方言詞，而是一個漢語的通用語彙。元朝至元六年（1340）福建建安積誠堂鄭氏所刊《事林廣記》內有《大茶飯儀圖》（圖6）。

圖6 《大茶飯儀圖》^③



此圖反映了當時的禮儀與社會生活情景。宴會的坐次有一定的格式，宴會有一定的程序。畫上見兩位官員分別坐在大廳中央的交椅上，侍者跪地敬獻茶餚，堂下橫案上擺放着瓶花，兩旁有樂工奏樂，一旁有人爐邊備飯食。廳堂正中置有裝飾山水畫的屏風。堂頂懸有幃幕。最有趣的是圖中畫了兩隻狗，生動地表現了當時蒙古貴族的生活風貌。

① 魏勵、盛玉麒主編：《大陸及港澳台常用詞對比詞典》，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7頁。

② 《中華現代漢語詞典》編委會、中國語言文字系列辭書編委會編：《中華現代漢語詞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第1352頁。

③ [元]《大茶飯儀圖》，取自周蕪、周路、周亮編著：《建安古版畫》，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其所配的文字如下：

大茶飯儀

大筵席的茶飯都使用出桌，每個桌上擺放用小果盤裝的水果數種，前面擺放數品菜碟，後面放一雙長箸。廳前中央位置擺放大香爐和花瓶，侍候的樂人分列左右。眾位官員到齊之後，主人進前把盞敬酒，客人中有身份或年齡較小者也跟隨出席把盞敬酒，往來敬酒數十回才可以進獻食物。酒過初巡後進獻的食物為粉羹，每人一大滿碗，主人以兩手高捧到面前，安放在桌子上，再把盞敬酒。酒過次巡後進獻魚羹或者雞、鵝、羊等羹（隨主人的意思）。酒過三巡後進獻的食物是灌漿饅頭或者燒麥，使用酸羹或群仙羹。酒過末巡，進獻大茶飯，大茶飯用牛、馬製作；常茶飯則用羊、豬、雞、鵝等製作，都是完全煮熟以後大桌盛着由兩人抬到廳中。主人家親近的人走出剗肉，頭牲的頭、尾、胸獻給長者，腿、翼、淨肉獻給中者，把剩下的肉一併散給僕從等人。廳上眾人再次勸酒，酒醉結席，然後用解酒粥。完畢後客人辭退，主人送出門外。^①

此外，《新編事文類要啓札青錢》前集卷九的記述大同小異：

凡大宴席茶飯，則用出桌。每桌上以小果盆列果木數盤於前，列菜碟數品於後，長箸一雙。廳下用大花瓶、香爐居於中央，祇應樂士列左右。若眾官相會，主人則進前把盞（儀式具載於後）。客有居小者亦出席把盞，凡數十回，方可獻食。初巡則用粉羹，主人以兩手捧進於各位官員面前放下，然後把盞。次巡或魚羹或雞、鵝、羊等羹（隨主人之意），復如前儀。三巡或灌漿饅頭，或用酸羹，或群仙羹，並如前儀。【正盞】大茶飯，用牛、馬，常茶飯用羊、豕、雞、鵝等，並完，煮熟，以大桌盛之，兩人抬於廳中，有梯己人則出剗肉，凡頭牲並以頭與尾及胸膚肉獻於長者，腿翼淨肉獻於中者，以剩者微散與祇應等人。廳上再行勸酒，令熟醉結席，且用解粥，眾客漸而散去。^②

請特別注意：“大茶飯用牛、馬製作；常茶飯則用羊、豬、雞、鵝等製作。”換言之，“大茶飯”是最高規格、極其隆重的官方宴會，而不是古代朋友間備以茶點、茶食和茶菜的普通茶宴。雖名“大茶飯”，品茗卻不是主要的程序。“大”，指其豐富和高規格。“茶飯”是茶、酒、飯、菜、湯的總稱，泛指飲食。“大茶飯”即“大宴席茶飯”。

總之，這是土生葡人創製的一道中西混合菜式。“chá gordo”中的“chá”，與“gordo”組合起來轉意為午後點心。午茶後、晚餐前豐盛的茶點，一般包括酒類、飲品及二三十種精緻的甜鹹點心及菜式。

48. “chalada”——茶水、茶湯。

49. “chaleira”——茶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中葡合璧詞，其詞根為“cha”，中間加一個“l”連接兩個母音，以一個表示器皿的葡語尾碼“eira”結尾。在現代葡語中，泛指“燒水用的水壺”，如chaleira eléctrica（電熱水壺）。在葡萄牙方言中，指從貝拉（Beira）到阿連特茹（Alentejo）工作的女人。在巴西，借喻“獻媚者”、“馬屁精”。這也很形象，因為它表示了提着茶壺唯唯諾諾沖水的樣子。由此產生了巴西短語“pegar na chaleira”（提着茶壺）或“pegar

① [元]陳元靚：《事林廣記》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37頁。

② 《新編事文類要啓札青錢》，《續修四庫全書》1221《子部·類書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7頁。

no bico da chaleira”（提着茶壺嘴）意即“溜鬚拍馬”、“奉承”。現在更常用“bule de chá”。

50. “chámania”——茶癮，嗜茶。

51. “chá mate”——馬黛茶。

52. “chá príncipe”——香茅茶。

53. “chá seco”——茶葉。

54. “chatôm”——（茶桶）保溫桶。茶桶不是茶葉桶。茶桶由一個竹子或稻草編成，內襯棉墊的桶狀物，內置茶壺以起到保溫桶的作用。“Macau têm chá na cha-tông”（在澳門，茶水放在茶桶裏）這句話，^①標準的葡萄牙語應該是：“Em Macau, guarda-se o chá na cha-tông.”^②20世紀80年代，里斯本傳統的土生葡人家庭還在使用這個東西。

55. “chávena”——耳杯。在葡萄牙語中，指帶把手的用來喝茶、牛奶和其他飲料的杯子。漢語作“茶碗／盃／盞”，指無把手、用來盛茶水的碗。一種有碟和瓷蓋的茶碗叫蓋碗杯。該詞進入葡語後，語意有所變化，它的基本含義是“耳杯”，尤指小型帶把的杯子，例如“chávena de café”（咖啡杯）和“chávena de chá”（茶杯），現在更常用“xícara”，如“xícara de chá”。關於這個詞的詞源，有些學者認為它來自於日語。日語當中是有這個詞，但如果考慮到茶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話，那麼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漢語詞。日語應該是它的直接源語。其最早的形式是“chauana”，^③也有“xávena”的書寫形式。因葡萄牙語中很少有以“n”結尾的單詞，所以在“cháven”、“chauana”和“xáven”的結尾處加了一個元音“a”，使其更加符合葡語的構詞習慣。

56. “chazada”——茶水、茶湯；一杯茶；一頓茶飯；破玩意；責備。

57. “chazeiro”——茶樹；喜歡茶的、嗜茶的。

58. “chazinho”——小茶。指小詞，表示親昵。漢語中，也有此種用法，如“喝點小茶……調點小情／聽點小曲……看點小戲／搗點小鬼……獻點小計”。^④

59. “chazista”——茶主義者，轉義為愛喝茶者，嗜茶者。

60. “cocktail do chá”——品茗會；茶會。英文 cocktail（雞尾酒）是一種混合飲料，一般含有一種或多種類型的蒸餾酒和香料，通常亦會加入其他如利口酒、水果、糖、蜂蜜、牛奶、奶油、冰塊或香料等原料。此處的意思是為客人提供各種茶包選擇泡用。

61. “cocktail do chá de gelo”——冰茶品茗會。

62. “cocktail do chá verde”——綠茶品茗會。

63. “dar/tomar (um, o) chá (a alguém)”——給某人敬茶，轉義為挖苦、捉弄某人、甩話給某人聽；責備；諷刺。

①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Poéma di Macau: Poesia e Prosa, Dialecto Macaense*,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83, p. 92.

②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Poéma di Macau: Poesia e Prosa, Dialecto Macaense*, Macau: Leal Senado de Macau, 1983, p. 92.

③ Michele Ruggieri, Matteo Ricci, John W. Witek,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葡漢辭典》），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2001, p. 161。到17世紀還在使用，見方真真著／主譯：《華人與呂宋貿易（1657—1687）史料分析與譯注》第1冊，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74頁。

④ 吳再：《烏托邦：30年現代化萬花筒》（下），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10年，第1776頁。

64. “dar um chá de garfo” ——給某人喝用叉子攪動的茶，轉義為說些不三不四的話，用話給某人聽。

65. “dar um chá” ——給茶喝，轉義為疏忽、疏漏。

66. “dar uma colher de chá” ——給一把茶匙，轉義為助一臂之力，幫一把，給個機會。

67. “hora do chá” ——茶點（指用茶點的時間）。

68. “intervalo de chá” ——茶歇。

69. “(não) ter bebido/tomado chá em pequeno (criança)” ——（自幼缺乏）有教養，（無）有家教。這個短語的字面意思是“從小沒（有）喝茶”，比喻有無教養。Bebeu muito chá（很有教養）。“não tomou chá em pequeno（幼年時沒有喝茶）[中文俗諺] 嬌生慣養慣了。比喻自幼缺少教養。”^①

70. “salão de chá” ——茶沙龍；茶廳。

71. “ter falta de chá” ——少喝了茶，委婉語，即少教養，無教養。

72. “tomar chá com alguém” ——與某人一起喝茶，轉義責備；諷刺；耍弄；捉弄。

73. “tomar chá de bambu” ——喝了竹葉茶，因竹生長迅速，轉義為猛長。

74. “tomar chá de bico” ——喝尖嘴茶。這個尖嘴就是灌腸器的尖形灌嘴，轉義為灌腸、洗腸；被人在屁股上踢了一腳。

75. “tomar chá de cadeira” ——喝板凳茶，轉義坐了冷板凳，指在茶舞會上，尤其是女性未受到邀請，在冷板凳上喝了茶。

76. “tomar chá de marmeleiro” ——喝椴椴枝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椴椴枝條抽打。

77. “tomar chá de marmelo” ——喝椴椴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椴椴枝條抽打。

78. “tomar chá de simancol (semancol)” ——喝跛行茶。Simancol (semancol) 來自於mançar-se (跛行)。指一種想像中的藥，轉義為察覺自己的態度不對。

79. “tomar chá de sumiço” ——喝了無影茶，轉義為銷聲匿跡、不再露面。

80. “tomar chá de vara marmelo” ——喝椴椴茶，轉義為挨打，因為用椴椴枝條抽打。

81. “tomar um chá de piro” ——喝了開路茶，轉義逃跑、逃之夭夭。

總體來說，這些詞條的運用有以下幾種情況：

1. 使用漢語直接借詞。

2. 使用漢語間接借詞。

3. 使用漢語詞根加上葡語詞尾，構成一個中西合璧的新詞。

4. 反映西方色彩的的新詞，如各種茶會。以茶代酒，招待賓客，藉機收取紅包和禮物社交性集會。

一個借詞一旦進入某種語言的日常用語，便會固化成為使用頻率很高的常用辭彙，因而成為此語言的組成部分。在上述僅70餘條的短語中，已體現了中葡語言交流中極其獨特的構詞法，其豐富之程度不亞於漢語，語意生動、表現力巨大，在世界語言史上實屬罕見，證明了中國的茶文化已深入到葡萄牙語和其文化的骨髓之中，足見中國文化對葡萄牙文化的巨大影響。

^① 林長期、李妙娜編譯：《巴西中國俗語諺語對照詞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8頁。

結語

茶葉給了我們太多的啓迪。這片細小卻神奇的樹葉，既爲中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也使中國蒙受了百年屈辱與痛楚。自認“天朝上國”的中國雖成爲兩個多世紀的貿易“入超國”，卻也嘗到了“茶葉與鴉片”的硝煙，成爲了“出超國”，導致白銀大量外流。茶葉引發了兩個世界的貿易與軍事碰撞，既改變了世界貿易的格局和中國的命運，也永久地改寫了世界歷史。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分析起來雖繁多且複雜，但歸根結底，貿易不平衡所產生的巨額順差無疑是直接導因。一片小小的樹葉，在一種扭曲的“一口通商”體制下，換來了鴉片，竟然成爲了一場國際戰爭的導火線。無論如何，茶葉見證了中國國力由盛轉衰的歷程。中國茶文化對“世界茶文化”的影響深遠，不會隨着時間流逝而消失。中國茶文化正是因爲有了繁衍出來的“世界茶文化”，才變得更加豐富。澳門作爲葡萄牙語世界“茶文化”的根，以及茶走向葡萄牙語世界的門戶，其歷史地位應予以肯定。

世界各大語言如英語、法語、俄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馬來語、印度語等，都有類似的茶文化歷史可寫，即便是那些沒有列入世界大語言的語種，在茶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有自己的茶文化歷史。中國或許能撰述這樣的一部書，^①以更具體地昭示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貢獻與影響。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巴西出版了一部有關著作，見Ina Gracindo, *Viagem ao Mundo do Chá: Tao Te Cha*, Rio de Janeiro: Editora Casa da Palavra, 2013. 此書對世界各國的茶俗作了簡明扼要的介紹。